**青菜涮汤粉**

冬季一场傍晚长跑后，北面的食堂

只剩哗哗的自来水声。行人急遁。

夜广而无星，盛饭的阿姨

点亮手机。

照例一碗

青菜涮汤粉：

熟路盘山，何惧落马？

两排乳白的齐整米条，搭木筷上，用劲道的蹦跳

拨你的胃神经，也拨一根以人面

兽身瞒过时间的

弦。肉质光彩中丰满，绵密的

纹理，像某条夜路上，重卡大灯突然打亮的

树下石印。花生米是

嘎嘣脆，偷食自由的禁果，而后

旁观敌意，直至鸣金收兵，

又似夜雨初霁：

其实，

我们，无一例外，

都错怪了最难吃的食物恰恰是

最好吃的食物。享用最好吃的汤粉时，

你吃的是汤粉；享用最难吃的汤粉时，

你享用了人生。

2019.12.29